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一二

12
130
117

12
130
117

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

所錄文
有拘那

集部四十八

詩文評類一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
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
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
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
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
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

東坡學

115
1330
117

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矯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竝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

文心雕龍十卷

內府藏本

梁劉勰撰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天監中兼東宮通

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後出家為沙門改名慧地事蹟具南史本傳其書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為五十篇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蓋後人所分又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於齊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後人追題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宏治嘉靖萬歷閒凡經五刻其隱秀一篇皆有關文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

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然其書晚出別無顯
證其詞亦頗不類如嘔心吐膽似摭李賀小傳語
鍛歲煉年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稱班姬爲匹
婦亦似摭鍾嶸詩品語皆有可疑況至正去宋未
遠不應宋本已無一存三百年後乃爲明人所得
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闕文亦同其時宋本如
林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阮氏所稱殆亦影
撰何焯等誤信之也至字句舛譌自楊慎朱謀埠
以下遞有校正而亦不免於妄改如哀誄篇賦憲

之諡句皆云賦憲當作議德蓋以賦形近議憲形
近惠惠古德字也然考王應麟玉海曰周書諡法
惟三月旣生魄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旣賦憲
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文心雕龍云賦憲
之諡出於此然則二字不誤古人已言以是例之
其以意雌黃者多矣

文心雕龍輯註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考宋史藝
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註十卷其書不傳明梅

慶生註麤具梗概多所未備叔琳因其舊本重爲刪補以成此編其譌脫字句皆據諸家校本改正惟宗經篇末附註極論梅本之舛誤謂宜從王惟儉本而篇中所載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所註如宗經篇中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句謂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案爾雅開卷第二字郭註卽引尙書哉生魄爲證其他釋書者不一而足安得謂與書無關詮賦篇中拓字於楚詞句拓字字出顏延年宋郊

祀歌而改爲括字引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語爲證割裂牽合亦爲未協史傳篇中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句公理爲仲長統字此必所著昌言中有辨班固徵賄之事今原書已佚遂無可考觀劉知幾史通亦載班固受金事與此書同蓋昌言唐時尚存故知幾見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證而引陳壽索米事爲註與前漢書何預乎又時序篇中論齊無太祖中宗序志篇中論李充不字宏範皆不附和本書而指瑕篇

中西京賦稱中黃實獲之疇薛綜繆註謂之閻尹
句今文選薛綜註中實無此語乃獨不糾彈小小
舛誤亦所不免至於徵聖篇中四象精義以曲隱
句註引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引朱子本義曰四
象謂陰陽老少案繫辭易有四象孔疏引莊氏曰
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
用象爲四象也又引何氏說以天生神物八句爲
四象其解兩儀生四象則謂金木水火秉天地而
有是自唐以前均無陰陽老少之說劉勰梁人豈

知後有邵子易乎又秉文之金科句引揚雄劇秦
美新金科玉條又引註曰謂法令也言金玉佞詞
也案李善註曰金科玉條謂法令言金玉貴之也
此云佞詞不知所據何本且在劇秦美新可謂
之佞詞此引註徵聖篇而用此註不與本意刺謬
乎其他如註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引左
傳而引僞孔安國書序註諧譎篇荀卿蠶賦不引
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尤多不得其根柢然較
之梅註則詳備多矣

梁鍾嶸撰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兄岵弟嶽竝好學有名齊永明中爲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竝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閒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

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閒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

本以存其舊焉

文章緣起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梁任昉撰考隋書經籍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是其書在隋已亡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註曰張績補績不知何許人然在唐已補其亡則唐無是書可知矣宋人修太平御覽所引書一千六百九十種摯虞文章流別李充翰林論之類無不備收亦無此名今檢其所列引據頗疎如以表與讓表分爲二類騷與反騷

已有此本其始張績所補後人誤以爲昉本書歟
明陳懋仁嘗爲之註

國朝方熊更附益之凡編中題註字者皆懋仁語題補註字者皆熊所加其註每條之下蔓衍論文多摭拾摯虞李充劉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貞藝苑卮言之類未爲精要於本書閒有考證而失於糾駁者尙多議論亦往往紕繆如謂枚乘七發源於孟子莊子之七篇殊爲附會又謂鄉約之類當仿王褒僮約爲之庶不失古意不知僮約乃俳諧遊戲

之作其文全載太平御覽中豈可以為鄉約之式
尤為乖舛以原本所有姑附存之云爾

本事詩一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唐孟棻撰棻字初中爵里未詳王定保唐摭言稱
棻出入場籍垂三十餘年年稍長於小魏公其放
榜日出行曲謝云云則嘗於崔沆下登第書中韓
翊條內稱開成中余罷梧州亦不知為梧州何官
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題曰孟啟毛晉津逮祕書
因之然諸家稱引竝作棻字疑唐志誤也是書前

有光啟二年自序云大駕在襄中蓋作於僖宗幸
興元時皆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
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所記惟樂
昌公主宋武帝二條為六朝事餘皆唐人其中士
人代妻答詩一首韋毅才調集作葛鵝兒二人相
去不遠蓋傳聞異詞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
度作棻所記不載緣起疑傳寫脫誤其李白飯顛
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為失實然唐代詩人軼事頗
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晁公武讀書志載五

代有處常子者嘗續棨書為二卷仍依棨例分為七章皆唐人之詩今佚不傳惟棨書僅存云

詩品一卷

內府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即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真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

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六一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是書前有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蓋熙寧四年致仕以後所作越一歲而修卒其晚年最後之筆也陳師道後山詩話謂修不喜杜甫詩葉夢得石林詩話謂修力矯西崑體而此編載論蔡都尉詩一條劉子儀詩一條殊不盡然毛晉後跋所辨亦公論也其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而修乃作周朴詩魏泰作臨漢

隱居詩話詆其謬誤然考宋吳聿觀林詩話曰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爾蓋借此引編以行於世矣云云然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不誤也惟九僧之名頗遺其八司馬光續詩話乃為補之是則記憶偶疎耳

續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題曰續詩話

者據卷首光自作小引蓋續歐陽修六一詩話而作也光傳家集中具載雜著乃不錄此書惟左圭百川學海收之然傳家集中亦不錄切韻指掌圖或二書成於編集之後耶光德行功業冠絕一代非斤斤於詞章之末者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如林逋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魏野之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韓琦之花去曉叢蝴蝶亂雨餘春圃桔槔閒耿仙芝之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吹暖賣錫天寇準之江南春詩陳堯佐之

吳江詩暢當王之渙之鶴雀樓詩及其父行色詩相沿傳誦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及說杜甫國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詩話所及惟梅堯臣病死一條與詩無涉乃載之此書則不可解考光別有涑水記聞一書載當時雜事豈二書竝修偶以欲筆於彼冊者誤筆於此冊歟

中山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劉攽撰攽有文選類林已著錄當熙甯元祐之

閒放兄弟以博洽名一世而吟咏則不甚著惟此論詩之語獨傳宋人所引多稱劉貢父詩話此本名曰中山疑本無標目後人用其郡望追題以別於他家詩話也花蕊夫人宮詞本一百首放稱僅見三十餘篇疑王安國初傳之時或好事者有所摘鈔放未見其全本也其論李商隱錦瑟詩以為合狐楚青衣之名頗為影撰其論赫連勃勃蒸土一條亦不確當不但解杜甫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考之未審為晁公武所糾至開卷第二條所引

劉子儀詩誤以論語師也辟為師也達漫無駁正亦不可解所載嘲謔之詞尤為冗雜放好談諧嘗坐是為馬默所彈殆性之所近不覺濫收歟北宋詩話惟歐陽修司馬光及放三家號為最古此編較歐陽司馬二家雖似不及然放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鉤棘字句以空談說詩者比也

後山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陳師道撰師道有後山叢談已著錄是

書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一卷疑後人合併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深疑後山叢談及此書且謂叢談或其少作此書則必非師道所撰今考其中於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極天下之工而終非本色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雷萬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師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安能預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爲譬況其出於依託不問可知矣至謂陶潛之詩切

於事情而不文謂韓愈元和聖德詩於集中爲最下而裴說寄邊衣一首詩格柔靡殆類小詞乃亟稱之尤爲未允其以王建望夫石詩爲顧況作亦閒有舛誤疑南渡後舊橐散佚好事者以意補之耶然其謂詩文甯拙毋巧甯朴毋華甯麤毋弱甯僻毋俗又謂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持論閒有可取其解杜甫同谷歌之黃獨百舌詩之讒人解韋應物詩之新橋三百駁蘇軾戲馬

臺詩之王鉤白鶴亦閒有考證流傳既久固不妨
存備一家爾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魏泰撰泰有東軒筆錄已著錄泰爲會布婦弟
故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駮以詆文彥博范仲
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甯而抑元祐如論歐陽
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
始終不取論黃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
而有方其拾磯羽往往失鵬鯨之題論石延年則

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其以奔放豪健爲
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則盛推
其佳句蓋堅執門戶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至
草草杯杓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一聯本王安
石詩而以爲其妹長安縣君所作尤傳聞失實然
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則亦未嘗不確
他若引韓愈詩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
錫稱衛綰之誤以至評韋應物白居易楊億劉筠
諸詩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採略其所

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

優古堂詩話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吳玠撰玠字正仲滁州人紹聖丁丑中宏詞科
靖康中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主割地之議卒
誤國事又為金人往來傳道意旨立張邦昌而事
之建炎後竄謫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
乃頗有可採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
詩亦閒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遠不
相及疑傳寫有譌或後人有所竄亂歟所論惟卷

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裹飯非子來一條王僧

綽蠟鳳一條荷囊一條陽燧一條陽關圖一條珠

還合浦一條黃金臺一條以玉兒為玉奴一條東

坡用事切一條妓人出家詩一條蒸壺似蒸鴨一

條望夫石一條落梅花折楊柳一條兼涉考證其

餘則皆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夫奪胎

換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盡無所本實則無心闡

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

求劒刻舟即如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句劉禹

錫詩搖落繁英墮紅兩句升既知二人同時必不相襲岑參與孟浩然亦同時乃以參詩黃昏爭渡字爲用浩然夜歸鹿門詩不免強爲科配又知張耒詩夕陽外字本於楊巨源而不知夕陽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輾轉相因亦復搜求不盡然互相參考可以觀古今人運意之異同與遣詞之巧拙使讀者因端生悟觸類引申要亦不爲無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條畜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

富鄭公之言出元疇一條甯八負我勿我負人一條皆兼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更詩文皆不相涉蓋詩話中兼及雜事自劉攽歐陽修等已然矣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阮閱撰閱有郴江百詠已著錄案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序曰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蓋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

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本名詩總其改今名不知出誰手也此本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併改其名為阮一閱尤為疎舛其書前集分四十五門所採書凡一百種後集分六十一門所採書亦一百種摭拾舊文多資考證惟分類瑣屑頗有乖於體例前有郴陽李易序乃曰阮子舊集頗雜月窗條而約之彙次有義焚結可尋然則此書已經改竄非其舊目矣

彥周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許顛撰顛襄邑人彥周其字也始末無可考書中有宣和癸卯子遊嵩山之語下距建炎元年僅三年當已入南宋矣觀書中載與惠洪面論冷齋夜話評李商隱之誤惠洪即改正又極推其題李愬畫像詩稱在長沙相從彌年惠洪冷齋夜話亦記顛述李元膺悼亡長短句蓋亦宗元祐之學者所引述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語其宗旨可見也顛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其謂韓愈

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語不敢議亦不敢從又
謂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俱卓然有識惟譏杜牧赤
壁詩爲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孫策
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卽吳亡可知此詩人不
必質言變其詞耳顛遠詆爲秀才不知好惡殊失
牧意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隱錦瑟詩亦穿鑿太
甚至漢武帝李夫人歌本以之時爲韻乃讀立而
望之偏爲句則此歌竟不用韻尤好奇而至於不
可通其他雜以神怪夢幻更不免體近小說然論

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詩話之中猶善本也

紫微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本中歷官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故詩家稱曰呂紫微而所
作詩話亦以紫微爲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諸條
偶涉經義秦觀黃樓賦諸條頗及雜文吳儔倒語
諸條亦閒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其學出於
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
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

是始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而是編稱述庭堅者
惟范元實一條從叔知止一條晁叔用一條潘邠
老一條晁無咎一條皆因他人而及之其專論庭
堅詩者惟歐陽季默一條而已餘皆述其家世舊
聞及友朋新作如橫渠張子伊川程子之類亦備
載之實不專於一家又極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
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一聯及嫦
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
不主於一格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

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崑
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
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
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觀於是書知其初之不盡
然也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紫微詩話載張子
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三韭二
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
辨證何也今考南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
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

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則臬之但有食韭事實不
云薤晉書庾亮傳載亮噉薤因留白陶侃問曰安
用此為亮曰故可以種則惜薤實庾亮事與臬之
無關此士禎偶然誤記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證
乎

四六話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王銍撰銍有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其書皆
評論宋人表啟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
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

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
者當時以為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
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
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
為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
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
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上卷之末載其父素為滕
甫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銍據素手迹殆
必不誣今軾集仍載此文蓋失於釐正此亦足以

資考訂焉

珊瑚鉤詩話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表臣撰表臣字正民里貫未詳官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紹興中終於司農丞是編名曰珊瑚鉤者取杜甫詩文采珊瑚鉤句也其書雖以詩話為名而多及他文閒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又好自載其詩務表所長器量亦殊淺狹其論杜甫遊龍門奉先寺詩改天闕為天閱引據支離已為前人所駁又如論杜牧擬把一麾江海去句以

為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為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據其所說則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將乞郡故有擬把一麾之語未可云誤表臣所論亦非也然表臣生當北宋之末猶及與陳師道遊與晁說之尤相善故其論詩往往得元祐諸人之餘緒在宋人詩話之中固與惠洪冷齋夜話在伯仲之間矣

石林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石林春秋傳已著錄是編論
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歐陽修詩一則
摘其評河豚詩之誤一則摘其語有不倫亦不復
改一則摭其疑夜半鐘聲之誤於蘇軾詩一則譏
其繫懣割愁之句為險譎一則譏其捐三尺字及
亂蛙兩部句為歇後一則譏其失李廌一則譏其
不能聽文同一則譏其石建廁之誤皆有所抑
揚於其閒蓋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冲則章
惇之孫本為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

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閒之巨擘其
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
以為是非者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
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

藏海詩話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藏海詩話載於永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
明以來諸家亦不著錄考永樂大典載宋吳可有
藏海居士集已哀輯成編別著於錄與此書名目
相合又集中有為王詵題春江圖詩又多與韓駒

論詩之語所載宣和政和年月及建炎初避兵南
竄流轉楚粵與此書卷末稱自元祐至今六十餘
年者時代亦復相合則是書其可所作歟其論詩
每故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於習氣
他如引徐俯之說以杜甫天棘蔓青絲句爲見柳
而憶馬頰病支離譌淪陰爲陰淪併譌廣雅爲爾
雅亦小有舛誤然及見元祐舊人學問有所授受
所云詩以用意爲主而附之以華麗甯對不工不
可使氣弱足以救西崑穠豔之失又云凡看詩須

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又云學詩當以杜爲體
以蘇黃爲用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處發於
外又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
谷蠓詩用虎爭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
又云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所以山谷別爲
一體皆深有所見所論有形之病無形之病尤抉
摘入微其他評論考證亦多可取而胡仔茗溪漁
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網羅繁富俱未及採錄
則在宋代已不甚顯固宜表而出之俾談藝者有

考焉

風月堂詩話二卷

內府藏本

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為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為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

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未有咸淳壬申月觀道人跋稱得於永城人朱伯玉家蓋北方所傳之本意弁使金時遺其橐於燕京度宗時始傳至江左故晁陳二家皆不著錄觀元好問中州集收錄弁詩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其序但題甲子不著紹興紀年殆亦金人傳寫不用敵國之號為之削去歟

歲寒堂詩話二卷

永樂大典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一

三五

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趙戒傳寫誤也考
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
炎以來繫年要錄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
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
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又載紹興八年三月戒
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
御史十一月爲司農少卿旋坐疏留趙鼎改外任
十二年羅汝楫劾其沮和議黨於趙鼎岳飛特勒
停二十七年九月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不言所終蓋卽終於奉祠矣初戒以論事切直爲
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
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而
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竝逐蓋亦
鯁亮之士也是書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黃庭
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
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
於正者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真事皆爲無禮獨杜
甫立言爲得體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又專論杜

甫詩三十餘條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考說郛及
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爲永樂
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
學海類編者今謹據以增入庶爲全璧讀書敏求
記本作一卷今以篇頁稍繁釐爲上下卷云

庚溪詩話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陳巖肖撰巖肖字子象金華人父德固死靖康
之難紹興八年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此
編記其於靖康閒遊京師天清寺事猶及北宋之

末而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孝宗爲今上皇帝
光宗爲當今皇太子則當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
已六十年蓋其晚年之筆也卷首先載宋累朝御
製附以漢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卽歷敘唐宋
詩家各爲評隲而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
相接頗能得其緒餘故所論皆具有矩矱其中如
趙與峇賓退錄所稱虞中琳送林季仲詩殊嫌陳
腐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蔡肇睦州詩疊嶂巧分
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句實爲杜牧之詩亦閒

舛誤然大旨不詭於正其論山谷詩派一條深斥當時學者未得其妙而但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以為江西格尤為切中後來之病至遺篇佚句綴述見聞亦閒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宋末左圭嘗輯入百川學海中但題西郊野叟述而佚其名氏明胡應麟筆叢據中間論皇太子作詩一條自題其名始考定為巖肖所作然吳師道敬鄉錄已云巖肖著庚溪詩話具有明文不待應麟始知矣

韻語陽秋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歸愚集已著錄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意旨之是非故曰陽秋用晉人語也然晉人以避諱之故改春為陽可也宋不諱春而立方乃襲舊文是好奇而無理矣其中如偏重釋氏謂歐陽修夢見十王得知罪福後亦信佛之類則未免虛誣議屈原自枕為不知命之類則未免偏駁論李杜蘇黃皆相輕相詆之類則未免附會趙與昔賓退錄嘗議其誤以鄭合敬詩為鄭谷詩又議其不知阮咸出處今觀

所載如以江淹雜擬赤玉隱瑤溪句爲謝靈運詩
以蘇軾老身倦馬何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句爲
杜甫詩以李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元
暉句爲龔鄭谷之語皆未免舛誤尙不止與肯之
所糾然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亦未可盡沒
也

碧溪詩話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黃徹撰徹字常明陳振孫書錄解題作莆田人
八閩通志作邵武人振孫時去徹未遠當得其真

也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厲鶚宋詩紀事亦
載徹詩彝尊但據八閩通志知爲紹興十五年進
士鶚亦但據此書自序言其嘗官辰州皆不詳其
始末惟鮑氏知不足齋藏本前有乾道四年陳俊
卿序又有徹子廓徹孫燾及黃永存聶棠四跋燾
跋載楊邦弼所作墓誌稱徹登宣和甲辰第授辰
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辟差沅州軍事判
官攝倅事繼權麻陽縣尋辟鄂之嘉魚令復權岳
之平江越半歲卽眞復忤權貴棄官歸張浚欲辟

之入幕不冝就遂終老於家又稱其在沅州定猺
賊之亂在麻陽擒巨寇曹成在平江佐征楊么運
餉亦有功而卒以不善諧俗罷所敘徹之生平尙
可概見彝尊及鶚蓋均未見此本故所言或舛或
略也其論詩大抵以風教爲本不尙雕華然徹本
工詩故能不失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爲宗使比
興之義都絕者也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計有功撰有功字敏夫其始末未詳李心傳建

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五年秋七月戊子右承
議郎新知簡州計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
公事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又考郭印雲溪集
有和計敏夫畱題雲溪詩曰知君絕學謝芸編語
默行藏不礙禪親到雲溪重說偈天開地闢見純
全則敏夫爲南渡時人詳印詩意蓋耽味禪悅之
士而是集乃畱心風雅採摭繁富於唐一代詩人
或錄名篇或紀本事兼詳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
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不傳於世者多賴是書以存

其某篇爲某集所取者如極元集主客圖之類亦一一詳註今姚合之書猶存張爲之書獨藉此編以見梗概猶可考其孰爲主孰爲客孰爲及門孰爲升堂孰爲入室則其輯錄之功亦不可沒也惟其中多委巷之談如謂李白微時曾爲縣吏併載其牽牛之謔溺女之篇俳諧猥瑣依託顯然則是榛楛之勿翦耳

觀林詩話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吳聿撰聿字子書自署楚東人楚東地廣莫能

知其邑里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亦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果後登第今爲郎矣云云案曾三異同話錄載此事稱爲余子清之祖仁廓則子書蓋南宋初人故所稱引上至蘇軾黃庭堅賀鑄下至汪藻王宣而止也其中如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誤用安陵君一條李善文選註已先有此論聿好爲新得蓋偶未及檢又引摭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
一條摭言無此文蓋記杜牧語又誤增學李長吉
歌詩一句亦爲疎舛卷末錄謝朓事三條不加論
斷殊無所取核其詞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歐陽修
倡和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畢或傳
寫有所佚脫又誤分一則爲三則歟聿之詩學出
於元祐於當時佚事尤所究心如謂黃庭堅論黃
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者乃指蘇軾詩人空
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句而不欲顯名又陳
師道所稱但解開門畱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句

乃蘇軾藏春雨絕句之一託云古語又蘇軾不向
如臯閒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句世譏軾誤以如
臯爲地名聿謂親見其手寫會獵詩不向乃作向
不又軾嘗名賈耘老之妾曰雙荷葉世不曉所謂
聿謂其事載泉南老人集取雙髻並前之義其名
出於溫庭筠詞灑水燕談稱張舜民題蘇軾老人
行役詩乃蘇轍作王闢之誤記軾梅花詩用返魂
字乃用韓偓金鑾祕記中語說者誤引蘇德哥及
聚窟州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補註蘇詩所未及又

如黃庭堅與惠洪詩實用陳平傳解衣羸而刺船
句相謔洪作冷齋夜話乃以欲加冠巾自解與庭
堅自稱從王安石得古詩句法及安石詞揉藍一
水縈花艸句乃追用所見江上人家壁閒絕句諸
事亦他書所未言至於引郭義恭廣志證陸龜蒙
詩蕙炷字引尉遲樞南楚新聞證僧詩氍毹字引
隋書禮志證古詩長跪問故夫句引許慎說文證
衣亦可名不借不獨草屨引南史邱仲宇傳證唐
詩半夜鐘引宋書證吳融誤用虞嘯事引世說新

語庾亮事證著履登樓引元結自序證歐陽修黃
庭堅誤讀笭笮字引潘岳西征賦證晁錯之錯可
讀七各切引江淹雜擬詩證東觀奏記誤稱沈約
引顧愔新羅圖記證松五粒非五鬣引歌錄證殷
芸小說誤解蜻蛉引西京雜記駁賀鑄詞誤用玉
硯生冰以及駁蘇軾誤以白居易除夜詩爲寒食
詩以長桑君爲倉公以左傳小人之食爲小人之
羹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之中亦可謂
之佳本矣

四六談塵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案此書為左圭百川學海所刊舊本卷首但題靈石山藥寮字不著撰人書錄解題載為謝伋撰考書中時自稱伋則其說是也伋字景思上蔡人官至太常少卿參政克家之子良佐之從孫所稱逍遙公即良佐也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

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句雖與他書互見者多然實自具別裁不同勦襲如王銍四六話載廖明略賀安厚卿張丞相諸啓凡數聯伋皆不取而別取其為厚卿舉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隨人作計者矣費衮梁谿漫志曰謝景思四六談塵甚新奇然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制有語忌令貼改事又載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震乞依黨籍例命官事皆誤朱制乃有旨令蒸處厚貼

麻非令其自貼改謝顯道崇甯元年實曾入黨籍
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採取故
爲是正之云云是疎漏之處亦所不免然不以一
二微瑕掩也

環溪詩話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品評吳沆之詩及述沆論詩之
語卷首稱沆爲先環溪又註其下曰此集非門人
所編只稱先生爲環溪蓋其後人所追記趙與峕
賓退錄稱爲吳德遠環溪詩話似乎沆所自著者

誤也沆所著有三墳訓義易璇璣論語發微易禮
圖說老子解環溪集諸書今惟易璇璣存已著於
錄其經術頗有足取而詩亦真真自爲不囿於當
時風氣其大旨以杜甫爲一祖李白韓愈爲二宗
亦間作黃庭堅體然非所專主其與張右丞論杜
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句爲一句能言五物乾坤日
夜浮句爲一句能滿天下一條案第一條孫尙書
下註曰環溪所與
人議論只稱官職不敢指名字故賓退
錄不知張右丞之名今亦仍其原文賓退錄嘗
駁之曰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

已椒檜栳櫨楓柞樟之句

案陳師道此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

李梅非所自創趙與普不引漢詩而引此句或以漢詩僅六物與

而後可以獨步

雖杜子美亦不能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

下句則凡言天地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

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談五物識趣正同云云其

培擊頗當蓋宋詩多空疎率易故沈立多用實字

則健之說而主持太過遂至於偏又所舉白閒黃

裏殺青生白素王黃帝小鳥大白竹馬木牛玉山

銀海諸偶句亦小巧細碎頗於雅調有乖所自為

詩如草迷花徑煩調護水汨蓮塘欠節宣之類自

謂摹仿豫章實僅得其不佳處尤不可訓然其取

法終高宗旨終正在宋人詩話之中不能不存備

一家也趙與虢娛書堂詩話亦稱其觀穫詩新月

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為形容最工云

竹坡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倉稊米集已著錄周必大

二老堂詩話辨金鎖甲一條稱紫芝詩話百篇此

本惟存八十條又山海經詩一條稱竹坡詩話第一卷則必有第二卷矣此本惟存一卷蓋殘闕也必大嘗譏其解綠沈金鎖之疎失又譏其論陶潛刑天舞干戚句勦襲曾紘之說又譏其論譙國集一條皆中其失他如論王維襲李嘉祐詩尚沿李肇國史補之誤論柳宗元身在刀山之類亦近於惡譎然如辨嘲鼯睡非韓愈作辨畱春不佳詞非王安石作辨韓愈調張籍詩非為元稹作皆有特見其餘亦頗多可採惟其中李白柳公權與文宗

論詩一條時代殊不相及此非僻人僻事紫芝不容舛謬至此殆傳寫者之誤歟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績溪人舜陟之子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湖州自號茗溪漁隱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

金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九十五
取較爲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爲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爲明晰閱書惟採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新安文獻志引方回漁隱叢話考曰元任寓居雲上謂阮閱閱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

爲後先回幼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閱休分門爲未然有湯巖起者閱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爲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其以歷代詩人爲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閒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概而竝書者豈不爲優云云雖鄉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論也

文則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陳騷撰騷有南宋館閣錄已著錄按太平御覽

引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調倡樂世用之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文章句法推本六經茲其權輿也劉知幾史通特出模擬一篇於貌同心異貌異心同辨析特精是又不以句法求六經矣駢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而大

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又分門別類頗嫌於太瑣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細然取格法於聖籍終勝摹機調於後人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也

二老堂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雜記已著錄是書其論詩之語凡四十六條原載平園集中此後人鈔出

別行者也必大學問博洽又熟於掌故所論多
主於考證如王禹偁不知貢舉一條劉禹錫淮陰
行一條歐陽修詩報班齊一條又陸游說蘇軾詩
一條周紫芝論金鎖甲一條司空山李白詩一條
杜甫詩閑殷闌韻一條皆極精審至於奚斯作頌
一條偏主揚雄之說梅葩墜素一條牽合韓愈之
語皆未免偏執又辨縹緲字一條知引蘇軾詩而
不知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辨一麾江海一條知不
本顏延之詩而不知出於崔豹古今注是皆援據

偶疎者然較其大致究非學有本原者不能作也

誠齋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有誠齋易傳已著錄此編題曰
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又頗及諧謔雜事蓋
宋人所著往往如斯不但萬里也萬里本以詩名
故所論往往中理而萬里爲詩好用文句及俚語
故以李師中之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爲善用
經以蘇軾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僧顯萬之
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爲善用字與

自稱其立岸風大壯還舟鐙小明以詩篇名對易卦者均非定論又李商隱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二句暴揚國惡至為無禮萬里以為微婉顯晦盡而不汙尤宋人作詩好為許激之習氣矣至於萬里時代距南渡初不遠乃以隆祐太后布告中外手詔為勸進高宗手書於考論典故亦為紕謬殆所謂瑕瑜不掩利鈍互陳者歟全書已編入誠齋集中此乃別行之本今亦別著於錄焉

餘師錄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正德撰正德宋史無傳其爵里皆未詳此書前有自序稱紹熙四年則光宗時人也其書輯前代論文之語自北齊下迄於宋雖習見者較多而當時遺籍今不盡傳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論文多區分門戶務為溢美溢惡之辭是錄採集眾說不參論斷而去取之間頗為不苟尤足尚也徵引時有小誤蓋傳寫之譌序稱疲於酌荅錄此以代口述故時代先後略不詮次此書宋志不著錄文淵

閣書目載王正德餘師錄一部一冊亦久無傳本
惟載於永樂大典中首尾雖完具而不分卷數今
約略篇頁定爲四卷各考其譌闕註於句下序次
則仍其舊云

滄浪詩話一卷

內府藏本

宋嚴羽撰羽有詩集已著錄此書或稱滄浪吟卷
蓋閩中刊本以詩話置詩集之前爲第一卷故襲
其詩集之名實非其本名也首詩辨次詩體次詩
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

大旨取盛唐爲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
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
爲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
宗而馮班作嚴氏糾繆一卷至詆爲嚙語要其時
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
唐相高故爲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
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
太過毀者亦太過也錢曾讀書敏求記又摘其九
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之語以爲九歌之內

無哀郢詆羽未讀離騷然此或一時筆誤或傳寫有譌均未可定曾遽加輕詆未免佻薄如趙宦光於六書之學固為弁陋然說文長箋引虎兕出於柙句誤稱孟子其過當在鈔胥顧炎武作日知錄遽謂其未讀論語豈足以服其心乎

詩人玉屑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魏慶之撰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建安人是編前有淳祐甲辰黃昇序案昇字原本作晏蓋偶從篆體說在昇花菴詞條下稱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逸士

觴咏於其間蓋亦宋末江湖一派也宋人喜為詩話哀集成編者至多傳於今者惟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是編卷帙為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仔書作於高宗時所錄北宋人語為多慶之書作於度宗時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略具矣慶之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採齊己風騷旨格偽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又如禁體之中載蒲鞵詩

之類亦殊猥陋論韓愈精衛銜石填海人皆譏造
次我獨賞專精二句為勝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二句之類是非亦未平允然採摭既繁菁
華斯寓鍾磔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者亦庶幾
焉固論詩者所必資也

娛書堂詩話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趙與虢撰虢字集韻音牛閑切說文訓為虎怒
故其字為威伯以宋史宗室表連名次第考之蓋
太祖十世孫也書中多稱陸游楊萬里樓鑄晚年

之作又稱宗人紫芝是甯宗以後人矣其論詩源
出江西而兼涉於江湖宗派故所稱述如羅隱范
仲淹釣臺詩高端叔雨詩又桂子梅花一聯毛國
英投岳飛詩羅隱繡詩沙門遊鴈宕詩唐宣宗百
丈山詩姜夔潘轉菴贈荅詩黃景說賀周必大致
仕詩無名氏瀛亭詩危稹送柴中行致仕詩徐得
之明妃曲黃居萬瀑布詩無名氏龜峯詩周鎬將
兩詩壽趙倅詩劉詠八月十四夜詩雙柏句撲滿
子句寓興詩楊萬里所稱劉應時詩唐人汴河詩

陸九淵少作石延年夷齊廟詩無名氏天開圖畫
亭詩劉敞種柏詩吳鎰絕句江東客獻楊萬里詩
劉槩詩徐似道楊萬里贈荅詩趙橫釣臺詩白居易
易周公恐懼流言日一首及作詩用法語一條大
抵皆凡近之語評品殊為未當蓋爾時風氣類然
然名章俊句軼事逸文亦絡繹其閒頗足以資聞
見失於蕪雜則有之要其精華不可棄也書中辨
證僅兩條其一解錢惟演無題詩夜長惟有辟寒
金句據拾遺記嗽金鳥事謂辟字當作畏辟之辟

讀去聲惟演誤讀入聲以為辟除之辟其說頗允
其一解楊億無題詩死諱文成食馬肝句不引史
記之正文而牽引拾遺記馬肝石事則支離無理
且兩條皆惟據王嘉書知考據非其所長存而不
論可矣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

汪如藻家藏本

宋劉克莊撰克莊有後村集已著錄所撰詩話惟
前集有本別行其餘皆編入文集中共十四卷末

有自跋稱前後二集爲六十至七十歲時所作續集四卷爲八十歲時所作新集六卷則八十二歲時作也克莊晚節頽唐詩亦漸趨潦倒如髮脫詩之論爲城旦甯非恕度作沙彌亦自佳老吏詩之只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臂紅殆足資笑噱然論詩則具有條理真德秀作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之克莊克莊所取如漢武秋風詞及三謝之類德秀多刪之克莊意不爲然其說今載前集第一卷中蓋克莊於詩爲專門而德秀於詩則未

能深解宜其方柄而圓鑿也前集後集續集統論漢魏以下而唐宋人詩爲多新集六卷則詳論唐人詩皆採摘菁華品題優劣往往連錄全篇較他家詩話兼涉考證者爲例稍殊蓋用唐詩紀事之例所載宋代諸詩其集不傳於今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可稱善本其中如韓詩外傳西京雜記朝野僉載諸書往往連篇鈔錄至一二十條不止以至沈旣濟駁武后本紀之類泛及史事皆與詩無涉殊爲例不純又如謂杜牧兄弟分黨

牛李以為高義而不知為門戶之私謂吳融韓偓國蹙主辱絕無感時傷事之作似但據唐英歌詩香奩集而於韓內翰集則殊未詳閱持論亦或偶疎至於既詆玉臺新詠為淫哇而又詳錄其續集既稱歐陽修厭薄楊劉又稱其推重楊劉九自相矛盾然要其大旨則精核者多固迴在南宋諸家詩話上也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所載文字好罵一條知其姓吳

書中推重葉適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謂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卽事兼謝吳民表宣義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不知卽其人否案元無名氏南溪詩話引此書一條稱為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又陳櫟勤有堂隨錄曰陳筠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為文然則此書確為子良作矣子良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別著有荆溪集今已佚惟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載其葵花一絕句此書皆其論詩

評文之語所見頗多精確所記葉適作徐道暉墓志王本叔詩序劉潛夫詩卷跋皆有不取晚唐之說蓋其暮年自悔之論獨詳錄之其識高於當時諸人遠矣舊本八卷此本四卷殆士燾所合併也

草堂詩話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蔡夢弼撰夢弼建安人其始末未詳嘗著杜工部草堂詩箋及此書今詩箋久佚惟此書僅存皆論說杜甫之詩曰草堂者甫客蜀時所居也凡二百餘條皆採自宋人詩話語錄文集說部而所取

惟韻語陽秋為多宋史藝文志載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銓續老杜詩評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莆田方道深續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又載杜詩發揮一卷今惟方道深書見於永樂大典中餘皆不傳然道深書瑣碎冗雜無可採錄不及此書之詳贍近代註杜詩者徵引此書多者不過十餘則皆似未見其全帙此本為吳縣惠棟所藏蓋亦希覯之笈矣舊本與魯言趙子櫟所撰杜工部年譜合為一冊而以魯言一序冠於此書之

前蓋以篇中有王士禎跋語先嘗而後夢弼故編次從之今魯趙二譜別入傳記類中故仍移書序冠於譜前以復其舊不更載於此書焉

文章精義一卷

永樂大典本

是書世無傳本詩家書目亦皆不載惟永樂大典有之但題曰李耆卿撰而不著時代亦不知耆卿何許人考焦竑經籍志有李塗文章精義二卷書名及李姓皆與此本相合則耆卿或塗之字歟載籍無徵其為一為二蓋莫之詳矣其論文多原本

六經不屑屑於聲律章句而於工拙繁簡之閒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別白黑具有鑒裁其言蘇氏之文不離乎縱橫程氏之文不離乎訓詁持平之論破除洛蜀之門戶尤南宋人所不肖言又世傳韓文如潮蘇文如海及春蠶作繭之說皆習用而昧其出處今檢核斯語亦具見於是書蓋其初本為世所傳誦故遺文剩語口授至今嗣以卷帙寥寥易於散佚沈晦者遂數百年今逢

聖代右文得以復見於世亦其名言至理有不可磨滅

者歟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作竹莊居士不知何時人徧蒐古今詩評雜錄列其說於前而以全首附於後乃詩話中之絕佳者考宋史藝文志有何谿汶竹莊詩話二十七卷蓋卽此書惟今本二十四卷其數少異或傳寫佚其三卷或後人所合併或宋史誤四爲七均未可知然出自宋人則無疑也是書與蔡正孫詩林廣記體例略同皆

名爲詩評實如總集使觀者卽其所評與原詩互相考證可以見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見論者之是非視他家詩話但拈一句一聯而不睹其詩之首尾或渾稱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語云何者固爲勝之惟正孫書以評列詩後此以評列詩前爲小變耳其所引證如五經詩事歐公餘話洪駒父詩話潘子真詩話桐江詩話筆墨閒錄劉次莊樂府集邵公序樂府後錄之類今皆未見傳本而呂氏童蒙訓論詩之語今世所行重刊本皆削去不載此

書所錄尚見其梗概又此書作於宋末所見詩集猶皆古本如焦仲卿妻詩明人活字版玉臺新詠妄增賤妾畱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謬傳至今實則郭茂倩左克明兩家樂府及舊本玉臺新詠皆無之此書亦無此二句足相證明即其所載習見之詩亦有資考校也

浩然齋雅談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周密撰密所著書凡數種其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皆記宋末元初之事雲煙過眼錄皆記書畫古

器今竝有刊版其澄懷錄續錄則輯清談志雅堂雜鈔則博涉瑣事今惟鈔本僅存皆已別著錄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尚有志雅堂耳目鈔及此書而藏弃之家竝無傳本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其書體類說部所載實皆詩文評今搜輯排纂以考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為上卷以詩話為中卷以詞話為下卷各以類從尚哀然成帙密本南宋遺老多識舊人舊事故其所記佚篇斷闕什九為他書所不載朱彝尊編詞綜厲鶚編宋詩紀事符曾

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皆博採羣書號為繁富而
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則希覩可知矣其
中考證經義如解詩巧笑倩兮疑口輔當為笑靨
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解易井谷射鮒以鮒
為鮒不知說文鮒字本訓烏鮒後世乃借以名鮒
羅願爾雅翼辨之已明如斯之類於訓詁皆未免
稍疎然密本詞人考證乃其旁涉不足為譏若其
評騭詩文則固具有根柢非如阮閱諸人漫然蒐
輯不擇精媿者也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抵陳陳

相因輾轉援引是書頗具鑿裁而沈晦有年隱而
復出足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廣其傳者矣

對牀夜話五卷

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范晞文撰晞文字景文號葑莊錢塘人太學生
咸淳丙寅同葉李蕭規等上書劾賈似道似道文
致其泥金飾齋匾事竄瓊州元世祖時程鉅夫薦
晞文及趙孟頫於朝孟頫應詔即出晞文迄不受
職流寓無錫以終是編成於景定中皆論詩之語
其閒如論曹植七哀詩但知古者未拘音韻而不

能通古韻之所以然故轉以魏文帝詩押橫字入陽部阮籍詩押嗟字入歌部爲疑論杜甫律詩拗字謂執以爲例則盡成死法不知唐律雙拗單拗平仄相救實有定規非以意爲出入論古人某句本某句而於劉灣雲南行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句不知本漢華容夫人歌亦或不盡得根源至於議王安石誤以皇甫冉詩爲杜詩其說是矣而李端蕪城懷古詩則誤執才調集刪本指爲絕句王維送邱爲下第詩則誤以爲沈佺期作亦不能

無所舛譌其推重許渾而力排李商隱尤非公論然當南宋季年詩道陵夷之日獨能排習尙之乖如曰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其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又曰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其所見實在江

湖諸人上故沿波討源頗能探索漢魏六朝唐人

舊法於詩學多所發明云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蔡正孫撰正孫字粹然自號蒙齋野逸前有自序題歲在屠維赤奮若蓋己丑年作者黃庭堅寄蘇轍詩條引熊禾語則當為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時宋亡十年矣謝枋得集附錄贈行諸篇中有正孫詩一首蓋即其人也其書前集載陶潛至先微之共二十四人而九卷附錄薛能等三人十卷

附錄薛道衡等五人後集載歐陽修至劉放二十八人止於北宋其目錄之末稱編選未盡者見於續集刊行今續集則未見焉兩集皆以詩隸人而以詩話隸詩各載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諸說則下詩二格條列於後體例在總集詩話之間

國朝厲鶚作宋詩紀事實用其例然此書凡無所評論考證者即不空錄其詩較鶚書之兼用唐詩紀事例者又小異爾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

番禺潘其侃初校番禺陳慶修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詩文評類二

文說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陳繹曾撰繹曾字伯敷元史附見儒學傳作處州人而吳興續志亦載其名蓋家本括蒼而僑居茗水者也至順中官至國子監助教嘗從學於戴表元而與陳旅友善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所學頗見根柢是書乃因延祐復行科舉為程試之式

而作書中分列八條論行文之法時五經皆以宋
儒傳註為主懸為功令莫敢異趨故是書大旨皆
折衷於朱子吳興續志稱釋會嘗著文筌譜論科
舉天階使學者知所向方人爭傳錄焦竑經籍志
又載釋會古今文矜式二卷今考釋會所著文筌
八卷附詩小譜二卷元時麻沙坊刻附列於策學
統宗之首今尚有傳本其文與此編迥殊惟科舉
天階與古今文矜式今未之見疑此編即二書之
一但名目錯互莫能證定今姑仍永樂大典舊題

以文說著錄用闕所疑卷首所稱陳文靖公蓋即
元翰林學士東平陳儼亦以文名至其自稱先尚
書者則已失其世系無可考矣

修辭鑑衡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構編構字官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諡文肅事蹟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
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為
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蠹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
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

及文集說部為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為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為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為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諡議冊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宜是編所錄具有鑒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

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為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譌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闕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金石例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元潘昂霄撰昂霄有河源記已著錄是書一卷至五卷述銘誌之始於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

廟賜碑之制一一詳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韓愈所撰碑誌以爲括例於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日月之類咸條列其文標爲程式九卷則雜論文體十卷則史院凡例然昂霄是書以金石例爲名所述宜止於碑誌而泛及雜文之格與起居注之式似乎不倫又雜文之中其目載有郝伯常先生編類金石八例蒼崖先生十五例二條皆有錄無書九卷之末有跋云右先生金石例皆取韓文類輯以爲例大約與徐秋山括例相去不遠若再備錄

似爲重複故止記其目於此然則最後二卷其如必別自爲編附之金石例後後人刊版乃併爲一書又知六卷至八卷所謂韓文括例者皆全採徐氏之書非昂霄所自撰矣其書敘述古制頗爲典核雖所載括例但舉韓愈之文未免舉一而廢百然明以來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無矩度得是書以爲依據亦可謂尙有典型愈於率意妄撰者多矣書在元代版凡三刻此本乃其子詔至正五年刊於鄱陽者也

元倪士毅撰士毅有四書輯釋已著錄是編皆當時經義之體例自宋神宗熙甯四年始以經義試士元太宗從耶律楚材之請以三科選舉經義亦居其一至仁宗皇慶二年酌議科舉條制乃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漢人南人第一場經疑二問限三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統以後蒙古色目人亦增經義一道明以來科舉之文實因是而引伸者也是書所論雖規模淺狹未究文章之

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又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為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為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藝之龜鑒也

國家設科取士仍以經義為先我

皇上聖訓諄諄釐正文體操觚之士皆知以先正為步趨是書又在明前法雖小異而理則相通錄而存

之或亦先河後海之義歟原序稱兼採謝氏張氏之說永樂大典註其說已載舉業筌蹄卷中故不復錄今是卷適佚姑仍舊本闕之然大旨則已具於此矣

墓銘舉例四卷

山東巡撫探進本

明王行撰行有半軒集已著錄行以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二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治行曰履歷曰卒日日壽年曰妻日子曰葬其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取

唐韓愈李翱柳宗元宋歐陽修尹洙曾鞏王安石蘇軾朱子陳師道黃庭堅陳瓘晁補之張耒呂祖謙一十五家所作碑誌錄其目而舉其例以補元潘昂霄金石例之遺墓誌之興或云宋顏延之或云晉王戎或云魏繆襲或云漢杜子夏其源不可詳考由齊梁以至隋唐諸家文集傳者頗多然詞皆駢偶不為典要惟韓愈始以史法作之後之文士率祖其體故是編所述以愈為始焉

懷麓堂詩話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詩文評類二

六

金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一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至何李旣出始變其體然贗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姚希孟松廔集有此書跋云李長沙詩以勻穩爲主其爲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廼其談詩頗津津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爲事卷中所載如彭

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云云核其詞意似頗不滿於東陽然王世貞詆西涯樂府乃其少年盛氣之時迨其晚年作西涯樂府跋已自悔前論希孟所引殊不足爲憑惟好譽其子兆先殆有王福時之癖是其一瑕耳林炫卮言餘錄曰成化閒姑熟夏宏集句有聯錦集懷麓堂詩話載其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爲高季迪詩宏捏寫他人姓名今考集中無之云云聯錦集今未見然炫與東陽均正德閒人所見之本

不應有異或東陽偶誤記歟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此編於浦源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句下註曰案二句宋詩紀事以為鬼詩今考宋詩紀事所載吳簡詩誠有此聯惟上句稍異一二字然厲鶚所據乃荆門紀略其書為康熙戊戌己亥間胡作炳所撰餽餉龐雜頗無根據似未可執以駁東陽況浦源此事都穆南濠詩話亦載之知當時必有所據安知非荆門紀略反摭源此聯偽撰鬼詩耶是尤不當輕信新聞遽疑舊記矣

頤山詩話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安磐撰磐字公石頤山其號也嘉定州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嘉靖初以爭大禮廷杖除名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論詩以嚴羽為宗其中如以海棠為杜甫母名尚沿小說之誤又以朝扣富兒門四句譏杜甫致君堯舜之妄亦失之固所載譏陳循詩嘲裁傳奉官詩亦皆近乎小說無關詩法然其議莊泉溪邊鳥其天機語杖上梅花太極行句論梅堯臣歌欲論長恨人將問少君句

及排周紫芝論林逋梅詩則固公論也譬亦能詩
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載其數篇深許其工故其評
論古人多中窾會蓋深知其甘苦而後可定其是
非天下事類如是也

詩話補遺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編乃其成雲
南後所作其門人曹命編次者也慎在戍所無文
籍可稽著書惟憑腹笥中如稱宋本杜甫集麗人
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襪穿燈銀二句之類

已為前人之所糾至於稱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
扶餘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僞稱以張休
盛云云不知哈密在西扶餘在東絕不相及滄景
一帶地皆瀕海故又有瀛州瀛海諸名謂曰僞置
殊非事實又香雲香雨竝出王嘉拾遺記而引李
賀元稹之詩又以盧象雲氣香流水句誤為香字
如斯之類亦引據疎舛然其駭博淵通究在明人
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採者固不少也

藝圃擷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

集部

詩文評類一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卻金傳已著錄是編雜論詩格大旨宗其兄世貞之說而成書在藝苑卮言之後已稍覺摹古之流弊故雖盛推何李而一則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第恐數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一則曰李于鱗七律俊傑響亮余兄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一則曰嘗謂作詩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數能破此一關此思忽

至種種真相見矣一則曰徐昌穀高子業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高能以深情勝更千百年李何尙有興廢二君必無絕響皆能不爲黨同伐異之言其論鄭繼之亦平允未可與七子夸談同類而觀也

唐音癸籤三十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胡震亨撰震亨有海鹽縣圖經已著錄所撰唐音統籤凡十集此其第十集也九集皆錄唐詩此集則錄唐詩話舊無刊版至

國朝康熙戊戌江甯書肆乃得鈔本刻行爲目有七
一曰體裁凡一卷論詩體二曰法微凡三卷分二
十四子目自格律以及字句聲調無不備論三曰
評彙凡七卷集諸家之評論四曰樂通凡四卷論
樂府五曰詁箋凡九卷訓釋名物典故六曰談叢
凡五卷採擷逸事七曰集錄凡三卷首錄唐集卷
數次唐選各總集次金石墨蹟震亨蒐括唐詩用
力最劇九籤之中惟戊籤有刻而所錄不出

御定全唐詩之外亦不甚行獨詩話採擷大備爲全唐詩

所未收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盡爲定評而三百
年之源流正變犁然可按實於談藝有裨特錄存
之庶不沒其蒐輯之勤焉

金石要例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凡
爲例三十六則後附論文管見九則自序謂潘蒼
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
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要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
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

無定例故摘其要領稍為辨正所以補蒼崖之闕
其考據較潘書為密然如比干銅槃銘出王侏嘯
堂集古錄乃宋人偽作夏侯嬰石槨銘出吳均西
京雜記亦齊梁人影撰引為證佐未免失考又據
孫何碑解論碑非文章之名其說固是然劉勰文
心雕龍已列此目如樂府本官署之名而相沿既
久無不稱歌詞為樂府者是又不必定以古義拘
矣

歷代詩話八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景旭擬景旭字旦生歸安人是書前後無序
跋而中有塗乙之處蓋猶初定之藁分為十集以
十千為目甲集六卷皆論三百篇乙集六卷皆論
楚詞丙集九卷皆論賦丁集六卷皆論古樂府戊
集六卷皆論漢魏六朝詩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論
杜詩後三卷為杜陵譜系庚集九卷皆論唐詩辛
集七卷皆論宋詩壬集十卷前三卷論金詩後七
卷論元詩癸集九卷皆論明詩其體例仿陳耀文
學林就正每條各立標題先引舊說於前後雜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六
諸書以相考證或辨其是非或參其異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補綴其所遺皆下一格書之有舊說所無而景旭自立論者則惟列本詩於前而以己意發揮之雖皆採自詩話說部不盡根柢於原書又嗜博貪多往往借題曼衍失於芟蕪然取材繁富能以眾說互相鉤貫以參考其得失於雜家之言亦可謂淹貫者矣較以古人固不失茗溪漁隱叢話之亞也

漁洋詩話三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權錄已著錄其論詩之語散見於所著池北偶談諸書中未有專帙張潮輯昭代叢書載漁洋詩話一卷實所選古詩凡例非士禎意也是編乃康熙乙酉士禎歸田後所作應吳陳琰之求者初止六十條戊子又續一百六十餘條裒爲一集付其門人蔣景祁刻之士禎論詩主於神韻故所標舉多流連山水點染風景之詞蓋其宗旨如是也其中多自譽之辭未免露才揚己又名爲詩話實兼說部之體如記其兄士祐論焦

竝字徐潮論蟹價汪琬跋其兄弟尺牘治源馮氏
別業天竺二僧詬誶劉體仁倩人代畫諸事皆與
詩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往往如是終爲曼衍旁
支有乖體例至如石谿橋堊書絕句乃晚唐儲嗣
宗詩點易數字士禎不辨而盛稱之亦疎於考證
然其中清詞佳句採掇頗精亦足資後學之觸發
故於近人詩話之中終爲翹楚焉

師友詩傳錄一卷續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師友詩傳錄

國朝郎廷槐編續錄

國朝劉大勤編二人皆學詩於新城王士禎各述其
師說以成其書以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郎錄
雖以士禎爲主而亦兼質於平原張篤慶鄒平張
實居故每一問而三荅其稱歷友者篤慶之號稱
蕭亭者實居之號也篤慶於士禎爲中表所著有
崑崙山房集實居於士禎爲婦兄所著有蕭亭詩
集士禎皆嘗論次之故三人所荅或其明一義或
各明一義然大旨皆不甚相遠中間如篤慶荅古

詩十九首一條歷引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證為枚
乘所作而力駁遊戲宛洛詞兼東京之說然考鍾
嶸詩品稱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
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
嶸與劉勰同時而稍在徐陵前其說必有所受似
未可盡懸斷為西京之作篤慶又稱文選以十九
首為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為一章不知
此明張鳳翼之文選纂註李善及五臣舊本均不
若是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
片為一首則析一為二乃徐陵非蕭統然宋

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為一首未
審羽何以云然謹附識於此篤慶誤也土頑荅

樂府一條稱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引高祖三侯之
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為證然樂府始漢武帝
史有明文漢初實無是名篤慶又稱樂府主紀功
古詩主言情實居又稱樂府之異於古詩者往往
敘事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逾深勁絕又其不
同也不知郊祀饒歌之類倚聲製詞之樂府也與
詩稍別清商平調之類採詩入律之樂府也其初
本皆古詩故孔雀東南飛樂府雜曲歌詞也而本

題曰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時人傷之爲詩云爾紫驪馬樂府橫吹曲詞也而吳均樂府解題曰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其說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區分其本始至君子行爲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緣情之什亦何嘗專敘事乎又士禎荅稱七言換韻始於陳隋案吳均費昶之行路難蕭子顯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換韻啟初唐四傑之體安得云始於陳隋耶劉錄所載皆士禎語如所荅大勤問截句一條稱截句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

句對偶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又稱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從是矣然何不云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截爲絕句不尤明白乎

古絕句四章載玉臺新詠第十

卷之首

又荅唐人省試排律本止六韻而止不知元

元皇帝應見詩未嘗不至八韻詠青詩未嘗不四韻文苑英華可以覆案又稱至杜始爲長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韻不知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詩正一百韻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

無緣葉認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詩而云晚唐作詩

苑類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時人而云唐李淑

案以李淑為唐人乃沿詩家禁巒之誤引證偶誤又其小焉者矣蓋新城

詩派以盛唐為宗而不甚考究漢魏六朝以神韻

為主而不甚考究體製故持論出入往往不免然

其談詩宗旨具見於斯較諸家詩話所見終為親

切固不以一肯掩全璧也郎錄中士禎之語或鈔

出別行名漁洋定論劉錄亦有本別行名古夫于

亭詩問實皆一書今附存其名不別著錄焉

聲調譜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有因園集已著錄執信嘗問聲

調於王士禎士禎靳不冝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

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為此書其例古體詩五

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

之大抵以三平為正格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隱之

咏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脚如蘇軾之白魚紫蟹

不論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

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為單拗出句

如杜甫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暮禽相與
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為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
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
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
此限焉其說頗為精密惟所列李賀十二月樂府
所標平仄不可解卷末附以古韻通轉其說尤謬
或曰古韻一篇乃其門人所妄增也

談龍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為王士禛甥壻初甚相得後以

求作觀海集序不得遂至相失因士禛與門人論
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
排之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禛祭告南海
都門畱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
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為類羈臣遷客之詞又述吳
修齡語謂士禛為清秀李于鱗雖忿悁著書持論
不無過激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往往易流於浮
響施閨章華嚴樓閣之喻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
禛亦嘗自記之則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

之切論也近時揚州刻此書欲調停二家之說遂
舉錄中攻駁士禎之語概爲刪汰於執信著書之
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今仍以原本著錄而附論
其紕繆如右

宋詩紀事一百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昔唐孟棻作本
事詩所錄篇章咸有故實後劉攽呂居仁等諸詩
話或僅載佚事而不必皆詩計敏夫唐詩紀事或
附錄佚詩而不必有事揆以體例均嫌名實相乖

然猶偶爾泛登不爲定式鶚此書哀輯詩話亦以
紀事爲名而多收無事之詩全如總集旁涉無詩
之事竟類說家未免失於斷限又採摭旣繁抵牾
不免如四卷趙復送晏集賢南歸詩隔三卷而重
出七十二卷李珣題湖山類彙絕句隔兩卷而重
出九十一卷僧惠渙送王山人歸隱詩隔一卷而
重出四十五卷九袞淮民謠隔一頁而重出二卷
楊徽之寒食詩二句至隔半頁而重出他如西崑
體江西派旣已別編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

而不改其前題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
陳送僧歸蜀詩後標前題字八十五卷之趙必范
於趙必象避地惠陽詩後標前題字皆不免於麤
疎又三十三卷載陳師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穎
州教授陳復常竟未一檢後山集及東坡集訂復
字爲履字之譌四十七卷載鄭伯熊三十一卷已
先出一鄭景望竟未一檢止齋集證景望郎伯熊
之字五十九卷據齊東野語載曹幽竿伎詩作刺
趙南仲九十六卷又載作無名子刺賈似道八十

四卷花蕊夫人奉詔詩不以勾延慶錦里耆舊傳
互勘八十六卷李煜歸宋渡江詩不以馬令南唐
書參證八十七卷永安驛題柱詩不引後山集本
序而稱名媛璣囊又華春娘寄外詩不知爲唐薛
濤十離之一陸放翁妾詩不知爲劔南集七律之
半英州司寇女詩不知爲錄其父作皆失於考證
然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
家今江南浙江所採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
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

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爲
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

全閩詩話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編方坤有經稗已著錄是編皆蒼萃閩
人詩話及他詩之有關於閩者閩士著名始於唐
初薛令之盛於歐陽詹故六朝以上惟載郭璞謝
朓到溉江淹四人而郭璞地讖尙以其全作七言
律體辨其出於依託頗爲謹嚴唐以後則彬彬矣
几六朝唐五代一卷宋元五卷明三卷

國朝一卷附無名氏及宮闈一卷方外一卷神仙鬼
怪雜綴一卷所採諸書計四百三十八種採摭繁
富未免細大不捐而上下千餘年閒一方文獻犁
然有徵舊事遺文多資考證固亦談藝之淵藪矣

五代詩話十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初王士禎欲作五代詩話僅草創而
未成其門人務尊師說遂以未成之本傳鈔闕陋
實甚體例尤疎宋弼嘗補其闕遺而刊之仍多未
備方坤得士禎殘藁於歷城朱氏乃採摭諸書重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一
爲補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條之中刪其二百一十六條增入七百八十九條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凡所增入仿宋庠國語補音吳師道補正戰國策之例各以一補字冠之使不相混凡國主宗室一卷中朝一卷南唐一卷前蜀後蜀一卷吳越南唐一卷閩一卷楚荆南一卷宮闈仙鬼縉流一卷羽士鬼怪一卷雜綴一卷其中有九而效之者如原本載羅隱謝表殷文圭啟事本爲四六駢詞無關吟咏他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論癡符

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直成雜事無預於詩一概從刪殊有廓清之功而李後主跋懷素書亦無關詩事乃錄之不遺原本方干鄭谷唐球諸人上連唐代方坤旣已刊削而司空圖之不受梁官韓偓之未食閩祿例以陶潛稱晉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斷限至潘慎修獻宋太宗詩劉兼長春節詩宋事宋人一併闕入尤泛濫矣又如蘇軾演陌上花晁補之撰芳儀曲李淑題周恭帝陵宋徽宗書白居易句雖詠五代之事實非五

代之八一概增入則詠明妃者當列之漢詩賦雀臺者應入之魏集自古以來無斯體例貪多務得方坤亦自言之矣至於江南江北舊家鄉一首江表志以爲楊溥馬令南唐書以爲李煜嘲宋齊邱喪子一詩夢溪筆談以爲老瞽樂工漁隱叢話以爲李家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前後竝載既不互註又不考定亦屬疎舛然採摭繁富五代軼聞瑣事幾於搜括無餘較之士禎原書則賅備多矣

右詩文評類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六

詩文評類一

詩文評類一

三

番禺潘其侃初校
番禺陳慶修覆校

石虎